



中国·濮院
CHINA PUYUAN

人文濮院

十载飘零一梦中，桃花依旧艳东风。
濮家旧院今何在？到处机杼说女红。

——明·方孝孺

王立 陈滢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濮院 / 王立 陈滢 著.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213-06064-9

I. ①人… II. ①王… ②陈… III. ①乡镇-文化史-桐乡市 IV. ①K29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8004 号

书 名

人文濮院

作 者

王立 陈滢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周为军

责任校对

张志疆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1万

插 页

1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6064-9

定 价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序

建议你穿越濮院古镇

黄亚洲

我在濮院古镇生活过5年,若是连头带尾算的话。

我的26岁至30岁的步履,踏在了这个古镇的弯曲逶迤的青石板小街上。下雨天,水花就会随着几块摇动的青石板溅湿我的裤腿,使我的青春岁月加倍湿润。

当然,那是一段属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日子。虽然所在单位已经不是“乡”而是“厂”,全称叫作“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濮院丝厂”,并且这个新建的厂子很快就由于“兵团”的撤销而整体移交给了桐乡县。

因为濮院镇属于桐乡县。

桐乡县出过的名人有茅盾,还有丰子恺。前者生于乌镇,后者生于石门镇。

乌镇、石门镇与濮院镇,都是坐落于典籍之中的弥漫着历史青苔的古镇。木橹咿咿呀呀摇过这些古镇的时候,泛起的涟漪都是宣纸上的墨渍。

那些年我只留意过遍及全镇的石头花纹,以及老房子檐头壁脚的雕饰,没有去系统了解镇子的古老程度,再说那年头也无法看到镇志。我并不了解这个镇子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草市”,称作“携李墟”,范蠡拖着美女西施就是在这里转来转去的;也不知道随宋室南渡的著作郎濮凤就择居这个遍植梧桐的乡村,他的濮姓后来就成了镇姓,“凤栖梧桐”成了这个古镇的图腾。

那些年我在丝厂从事宣传文化工作,苦乐牵于本厂出品的“白厂丝”,只大体知道所在的古镇与丝绸历史渊源很深,“日出万绸”的“濮绸”曾经名动天下;但并不了解“濮绸”的起源与它后来的绵长足迹,不知道是濮氏家族中最具远见的经商奇才濮鉴在市中构居开街,设立了丝绸贸易市场,完善了濮



绸生产与销售的产业链,使远道而来的客商免却羁泊之苦,让古镇有了“永乐市”的美名。

当然,后来,“濮院羊毛衫市场”更使这个古镇突然扬名整个当代中国,仿佛这个小桥流水的江南古镇竟是一片无际无涯的大草原,多少羊群在这里出没。这当然又是经济中国的一个当代传奇了,甚至是一个当代神话。这一传奇或者神话终于彻底改变了一个古镇的风貌与地理,直至激得今天的文化人要时时发出“抢救古镇”的呼吁。

幸亏古镇的历史还在。

幸亏这一久远的值得细细品味的历史,在青苔与蛛网的卫护下没有丝毫受损。

当然需要文字上的发掘。

我们需要文字让这个古镇从源头上完美地站起来,让当代人欣赏到她风貌的整体性。我们知道这种历史的欣赏也将关联到她未来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意义很大。

当然,这一文字的发掘需要特别的认真与严谨,甚至需要文字本身的优美与精良,文字最好也能带有江南的那种湿漉漉的温润之感。

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王立与其夫人陈滢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访古寻踪,探幽析微,以一个家族、一匹濮绸、一件毛衫为切入点,以散文笔法,串起了一粒粒散佚在历史深处的珍珠。

显然,他们的裤腿不仅被历史深处那几块摇动的青石板所溅湿,也被当代的商品大潮打湿。他们辛苦地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而且做得相当优美。

我们知道,濮院一向有修志存史的传统。自明清两代到民国时期,共有志书 15 部问世,今虽散佚过半,但是留存下来的志书仍起到了文化传承的桥梁作用。就这个意义而言,这本《人文濮院》也是很好地承接了濮院古镇的人文历史,算是一次“无缝接轨”,可以成为濮院百姓认识家乡的文史普及读本,也是濮院以外的人们了解这块土地的珍贵指南。

现在,我就建议你的脚步走进书页,去踩响那条音乐般的青石板小路,建议你在运河、石桥、古屋、大树、茶肆、客栈、灯笼与绵绵细雨中品尝历史,并且在运河的越来越急骤的流速中,遐想古镇的未来。

在你走出这本书的时候,你一定会说出“不虚此行”的断语。这是肯定的,就像我在这个古镇生活过 5 年的感觉一样。

写于甲午春日

(序言作者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六大代表、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六届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鲁迅文学奖得主。)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吴越春秋携李墟	1
一、经过草市忆西施	2
二、芳踪千载共凭吊	7
第二章 凤栖梧桐是故乡	11
一、梧桐乡里凤来栖	11
二、凤鸣朝阳银杏绿	16
第三章 理宗赐名曰濮院	22
一、鄱阳湖畔濮斗南	22
二、归隐梧桐为故乡	24
第四章 濮鉴富而行其德	29
一、宋元之交的濮家	29
二、富豪濮鉴行其德	32
三、艺林伉俪在濮川	37
四、一代儒商英年歿	43

五、子昂情深铭不朽	44
第五章 台榭春风锦绣间	50
一、半帘春色露倾城	50
二、极目山川知己在	53
三、蛇蟠石歌舞蛟奇	56
四、聚桂文会永安市	60
五、古者以桂喻君子	66
六、凉动汀荷香满衣	69
第六章 暮霭苍茫何处路	75
一、旖旎风光到处春	75
二、元末乱世尽凄凉	78
三、回首柴桑泪雨倾	84
四、舞榭歌台不见人	91
五、时世沧桑话变迁	99
第七章 春向群芳顶上来	105
一、谁吊当时杨解元	105
二、榜花开到岳家村	110
三、一卷清词付枣梨	126
四、风云可园遗旧韵	134
五、杏林春暖济苍生	145
六、丹青墨韵共芬芳	155

七、诗文风流相绵延	159
八、万里秋风听鹿鸣	170
第八章 语儿桥下女儿家	181
一、濮文鉴质柔志刚	181
二、共姜之名垂不朽	183
三、青史他年定几行	186
四、贞孝节烈青闺彦	190
第九章 旧梦遗韵今何在	194
一、古代濮院的集会	194
二、香海寺与翔云观	204
第十章 衣被天下濮院镇	218
一、海内争夸濮院绸	218
二、濮院毛衫靓华夏	226
后 记	235
再版后记	238
主要参考文献	240

第一章 吴越春秋携李墟

就人文渊藪而言,濮院之于桐乡市境各镇,可谓翹楚独秀,溢彩流芳。

濮院地处水网密布的杭嘉湖平原,由于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气温适中、雨量充沛、空气湿润,适宜人类居住,故先民在这一带区域繁衍生息,围圩造田,堆土栽桑,粮食、果蔬自是充盈,先民的生活自得其乐。濮院镇南的张家埭遗址,专家根据遗址地层和出土陶片的综合研究分析,确定属于马家浜文化类型,距今已有 6000 多年的漫长历史。



濮院的乡村田野

以“濮院”之名成为建制镇的历史,其实也只有 500 多年的时光,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古镇。

南连长水、北枕运河的濮院,宋、元两代为嘉兴与崇德两县共辖。嘉兴的永乐市、崇德的梧桐乡,即为濮院的前身。明宣德四年(1429)后,始成濮院镇,由秀水县、桐乡县共辖。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域重新划分,濮院镇由桐乡县管辖。

而往历史深处追溯,濮院则是春秋时期名叫御儿的一个草市,古称携李墟。

一、经过草市忆西施

几处天边见新月，经过草市忆西施。

娟娟水宿初三夜，曾伴愁蛾到语儿。

唐代诗人徐凝自长安归隐故里睦州时，夜经语儿草市，看到一弯新月浮在天边，顿发思古之幽情，遥忆西施之倩影，吟得一诗《语儿见新月》，以寄情思。

唐时的语儿草市就是春秋时代的携李墟、今天的濮院镇。《濮川所闻记》曰：“嘉兴县语儿乡在今崇德县东郭下，故凡咏语溪者多指石门，独唐徐凝《语儿见新月》一绝，有‘经过草市忆西施’之句，则吾镇之称语儿有自来矣。”

徐凝的七言绝句，把我们的思绪拉到了 2500 多年前鼓角争鸣、刀光剑影的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末期，在东周列国此消彼长的争霸烽烟中，居于江南的吴越两国则相继崛起。兵强马壮的吴国欲称霸中原，相邻的越国无疑成了难以消除的后顾之忧、心腹之患。反过来，对于蠢蠢欲动，以图扩张领土的吴国，越国绝对不会无动于衷。这样一个尖锐对立的利益矛盾，渐渐演变成了两国间的生死之战。

鲁定公十四年（前 496），吴王阖闾领兵亲征攻越。其时，越王允常已死，其子勾践继位。吴越两国精兵强将对阵于携李，展开了生死搏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春秋》中记录了吴越两国的携李之战：“五月，于越败吴于携李。”

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史学家左丘明在《春秋左氏传》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吴伐越时，面对整齐强大的吴军，越军敢死队两次攻战，而吴军不乱，后驱使死囚排成三列，呼号自杀于阵前。由此可以看到，勾践后来之所以能够以小搏大、战败吴国，盖因其善谋、残忍之性也。吴军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

的血腥战法，一时分了神，越军乘机杀入，吴军大败，溃不成军。一代霸主吴王阖闾被越国名将灵姑浮击伤脚趾，夺去一履，在仓皇溃退中，卒于距离携李七里的“陞”。

当孔子、左丘明把“携李之战”记录于史籍之后，“携李”之名从此被列入了史册。

嘉兴的前身为“携李”，携李城这座城池，按照嘉兴最古老的志书《至元嘉禾志》记载：“携李城在县南四十五里，高二丈，厚一丈五尺，后废。按旧经，故战场在县南四十五里峡谷中，即秦长水县古携李城也。”

时至今日，携李城不仅没有任何遗迹可寻，就连确切遗址，今亦不可考，只能在故纸堆里费猜详。清乾隆年间沈廷瑞在《东畬杂记》中写到濮院有座携李亭：“今有携李亭，在梅泾西四里，向有草庵，相传此名。”古代的交通要道，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自梅泾向西四里的凉亭，既以“携李”命名，当与携李城具有密切的地域关联。濮院之所以被称为携李墟，可以确定的是距离携李城不会遥远，是携李城的近郊，或许近在咫尺。

清代陈曾祉《濮川旧迹》诗有序云：“吾里在春秋时属携李，吴越往来孔道，盖即战场地也。”吴根越角的携李墟，处在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吴越两国长达 37 年的兵戈相向、鏖战厮杀中，经历了残酷无情的战争洗劫，注定会发生名载史册的历史事件。

如西施与范蠡的故事，在濮院民众代代相传的演绎与传说中，成为古镇遥远的历史



老街的石板路



深处一抹温情亮丽的彩虹、一个历久弥新的传奇。

而在濮院流传的西施佳话,通过一枚名果、一匹绣缎,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作为一个绝代美女,在兴越灭吴的历史洪流中,西施被推上了历史舞台、推进了政治中心,成为越国横空出世的超级红粉间谍。

西施与郑旦受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在越都会稽接受歌舞、步履、礼仪的专业训练。3年后,一双绝色美女既歌舞翩跹又礼仪得体,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华丽富贵。勾践便令上大夫范蠡护送西施、郑旦,献美于吴。香车宝马、晓行夜宿,很快来到了吴越边境携李城下的携李墟。

因为一路上鞍马劳顿,纤弱的西施到了携李墟后,心口病又犯了,食欲不振,随行医护束手无策。当时,携李墟一带出产名果携李,那果子皮色紫红,密缀白色果粉,晶莹剔透、圆润饱满。范蠡在集市上买了一筐携李回到寓所,病恹恹的西施一看到携李,就心生欢喜,以指甲在携李上轻轻一掐,顿时果汁香溢,舌尖生津,遂双唇一吮,感觉香如醴,甘逾蜜,这琼浆玉液,沁入肺腑。西施从未品尝过如此佳果,心情舒畅,胃口大开,一连吃了好几枚携李。待西施吃完了一筐携李后,其病不治而愈。

一筐携李救西施。当李之极品与美女西施奇异地联系在一起之后,便催生了连篇累牍、代不绝书的携李文化。

携李果顶微凹之处,有一形似指甲掐过的爪痕,据传这就是美女西施留下的印记。清代文学家朱彝尊曾为携李作诗:“听说西施曾一掐,至今颗颗爪痕添。”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作为一个出生于嘉禾秀水的文人,他掩饰不住对携李的情有独钟与万般喜爱,继而挥毫撰写《携李赋》,称携李乃北斗七星中的第五星“玉衡星”精气所化,此说来源于《春秋运斗枢》:“玉衡星散为李。”在这篇赋中,朱彝尊如是写道:

传诸故老,一事矜奇,遇入吴之西子,胭脂之汇舟移,经纤指之一掐,量心赏之在斯。

朱彝尊所说的胭脂汇,就在古镇濮院。西施赴吴途经携李墟时,寓住在百丈河边,每天凌波妆洗,倾脂水于河,河流转弯处,即名胭脂汇。西施悠闲地泛舟于胭脂汇,纤指一掐,品尝携李,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情趣图景。

西施病愈后,携李墟的百姓始知美人莅临,纷纷慕名前来西施寓所,一睹美人风采。在与携李墟百姓的寒暄中,范蠡、西施与郑旦忽然听出了方言语音的不同。携李墟是吴语区,吴语柔软,而越语生硬,原以为演习3年已接近吴语,没有想到差距还是相当大。西施与郑旦负有复国重任,如有语言障碍,恐怕无法取悦吴王,难成大事。携李墟的姑娘们得知后,自告奋勇担任“老师”,在梅泾之畔教习西施、郑旦学吴语。很快,两个美女学得了一口道地的吴依软语。

然后,西施一行与携李墟百姓依依惜别,自梅泾乘舟,自幽湖出长水古道,北上赴吴。

少女西施渐渐远去的美丽倩影,成了携李墟百姓铭记恒远的旧梦。后来,古镇百姓为了纪念西施,在西施下船之处建了一座石拱桥,时名“语儿桥”。又在西施学习吴语的语儿溪边,盖了“语儿亭”。

范蠡携西施再次来到携李墟,已是越王雄霸吴越、欲图一统中国之时。其时,范蠡已过知天命之年,依然风姿挺拔,西施已是美少妇,依然倾国倾城。

作为“治国良臣,兵家奇才”的范蠡,功成名就之际急流勇退,源于他对于帝王政治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与敏锐的前瞻性,这可以从他后来写给文种的信中得窥一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以,



范蠡画像

已为上将军的范蠡，决然向越王请辞归隐，勾践哪里会想到范蠡能弃荣华富贵而去？“越王惻然，泣下沾衣。”他伤心得居然泪湿衣衫，且对范蠡威逼利诱：“公位乎，分国共之，去乎，妻子受戮。”然而，范蠡丝毫不为所动，“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吴越春秋》所描述的这一幕十分精彩。范蠡既去，勾践自是无奈。后来，勾践果真容不下复国功臣，赐文种属镂之剑自刎，直让后人惊叹范蠡之先见之明。

范蠡之潇洒转身，连唐代诗仙李白都羡慕不已：“何如鸱夷子，散发棹扁舟。”（《古风》第十八首）

“人莫知其所适”的范蠡其时带着西施悄悄地来到了携李墟，居住在古镇幽湖之南，其地有范蠡曾经领兵训练的“藏兵坞”。后来，范蠡与西施的住处，当地百姓称为“范蠡坞”，其北有“洗足滩”，传说是西施、范蠡洗脚处。按《濮川所闻记》云：“相传月明之夜，犹有美人出没于其际。”这个记载颇有趣。

在这段日子里，范蠡与西施在曾经寓住过的百丈河边小楼，开了一片绸



西施画像

庄，由范蠡设计图案，西施织锦刺绣。当年，西施在寂寞的吴王宫中，以习苏绣打发时光，心灵手巧的西施掌握了一手苏绣绝艺。范蠡与西施的天作之合，使绣缎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苏绣神韵，所以范家绸庄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范蠡牛刀小试，已露商圣峥嵘。

携李墟的姑娘、少妇成群结队来到绸庄，向西施讨

教刺绣手艺。范氏夫妇待人真诚热情,细心传艺,毫不保留,使得古镇女子皆习得刺绣好手艺。

然而,好景不长。越王勾践的探子获悉范蠡、西施隐居在携李墟后,向勾践告发。勾践对范蠡本就深怀戒备,放心不下,欲除之方心安,立即发兵缉捕范蠡、西施。这时,范蠡已带着西施远遁他乡。

携李墟的百姓是极富人情味的。他们把范蠡与西施居住过的小楼称为“西子妆楼”,楼下的石桥改名为“妆桥”,桥下的小河就是“胭脂汇”。

所有的传说,都是历史的演变,具有历史文化的蕴含。对于濮院而言,西施、范蠡的传说,是温暖了古镇子民 2500 多年的文化情韵,是一个相传永远的心灵图景。

二、芳踪千载共凭吊

西施昔日妆楼犹存,范蠡泛舟幽湖尚在。

然而,这是很久以前的景象了。

濮院镇东南的幽湖,是范蠡功成身退后携西施出五湖隐居生活的地方,幽湖之南、笠山之北,旧传有范蠡坞。历史上的幽湖,因为“澄泓沆漾,幽不可测”,景色极为秀丽,乃古镇名胜。至元、明两代,濮院镇上的富豪家族纷纷在幽湖四周建筑庭院,风雅名士乘坐楼船画舫,琴声悠扬,诗酒流连。清代中叶以后,京杭大运河陡门段筑坝堵水,幽湖失去了活水之源,逐渐淤积,成为沼泽地。沧海桑田,今日的幽湖已无影踪可寻,早已变成了田地与村庄。

幽湖之东国界桥一带的南北草荡,现属嘉兴机场范围内,旧时为濮院东郊。南北草荡辽阔荒芜,其中有条河,名“九里港”,有国界桥横跨南北。现存的国界桥,系清朝嘉庆十六年(1811)重修,为石柱三孔平板抬梁式石平桥,桥身中央刻有楷体“国界桥”三字,桥身两面有楹联,东镌:“星映斗牛临鹊驾地连吴越判鸿沟”;西刻:“披莱远溯夫余泽 端委常存泰伯风”。石桥两端的



“妆桥”遗址的义路街

桥墩内壁凿有石像两尊，北为吴王夫差，南为越王勾践，寓意各尽守卫疆土之职。

古镇区域的胭脂汇、西子妆楼、西子妆桥、语儿桥、语儿亭等西施遗迹，相继湮灭了。

我们曾按图索

骥寻找西施古迹，在义路街口的杨氏屋基边找到一块石碑，如今依稀可见“古妆”两字，其下已埋在水泥中了。这是古妆桥的遗址。元代中期的皇庆年间，濮川富豪濮允中在这百丈河的西子妆桥右复建了西子妆楼。元代中期的皇庆年间，濮川富豪濮允中在这百丈河的西子妆桥右复建了西子妆楼。这座精致华丽的西子妆楼，因为有了西施的传说，当时成为宴游胜地、濮镇名景。至元末，西子妆楼犹在。当时，寓居濮川读书的名儒宋濂曾在一个清晨登临西子妆楼，看到旭日东升，映红了妆楼，顿时诗情满怀，赋诗《妆楼旭照》：“晓云一带舞衣轻，脱体风流最惜卿。莫道故人心不见，半帘春色露倾城。”

600年之后的今天，只能从流传下来的诗文中追寻昔日的西子妆楼了。

而那条“胭脂汇”的小河，废河成道后，称“小脂汇”，南通集庆街，北达义路街，东至南横街，西接固安桥街。

自“妆桥”遗址出来，眼前是一条名为“凯旋路”的通衢大道，自东向西，商铺林立，人流汹涌，颇为繁华。

避开喧嚣的车水马龙，过东沿永乐路向南，再自万兴街向东，进入一条小巷，渐渐地寂静起来，出现在眼前的便是闻名遐迩的语儿桥，今称女儿桥。

语儿桥横跨南市河界，南北苏浜之间，即古梅泾港。春秋时东为吴、西为

越,乃两国交界处。桥为单孔石拱桥,花岗岩石筑成。桥西堍有壕门一道,据说是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侵华日军修筑,昼开夜关,以限制两岸百姓往来。

沿着石阶走上桥顶,两侧皆施石椅,桥顶望柱浅雕如意头,拱圈石以纵联分节并列式砌置。在石雕座椅悄然落座,南北河流、东西街巷尽收眼底,心中油然而起的,是思古之幽情。

语儿桥由来已久。南宋德祐中(1275—1276),里人濮振重建语儿亭,并修葺语儿桥。清嘉庆二年(1797)重修语儿桥。



语儿桥,今称“女儿桥”

据历代濮院地方志记载,语儿亭、语儿桥的来历是,《濮川志略》记云:“濮氏嫁女泾东,特筑是桥,以利往来,故称娜儿桥。乡人呼女为娜。”清乾隆《濮院琐志》记载:“语儿亭,在梅泾上语儿桥左。越王夫人入吴,产女于此,三年归国,女已能言,故创此亭。盖指今之娜儿桥也。”《濮川所闻记》记曰:“春秋时夫差督兵拒越,此地有生子能言者,因名。”

而把语儿桥、语儿亭与西施的故事相联系的,是濮院的民间传说,平添了人文韵味。

语儿桥东堍北侧的语儿亭,民国《濮院志》记已“久毁”,究竟毁于何时,没有详考。清代濮起作诗《语儿亭》:

语儿桥畔语儿亭,闻说雕栏绕绮楹。

吴越兴亡成往事,只今惟见草青青。

而语儿桥犹在,足可让后人寄托怀古追远之情。语儿桥已落寞荒凉,历史故事却鲜活如初。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西施与范蠡的情结,是永远挥之不去